

曹有云

## 高原物语

(组诗节选)

## 藏狐

藏狐一撮火焰似的闪过雪原尽头  
一只活蹦乱跳,机敏警觉的鼠兔  
已在它容缸似的闷热、饥饿的肠胃  
化解为丰盛的营养汁液

## 野牦牛

海拔四千米  
野牦牛从云端庞然而降  
把坚硬的山脊蹂躏成柔软缥缈的曲线  
还背负着大烧饼似的热太阳  
狂奔远去

## 青稞

高原之上  
雪线之下  
锋芒毕露  
言辞狂烈  
青春浪漫的天才诗人  
以梦为马  
浪迹天涯

## 草原狼

特立独行或者群体鬻鬻狂欢  
一行现代诗或者一部古老的史诗  
在破碎、尖锐的梦里  
在如海动荡的草原上

## 虫草

和青虫一起吃喝  
和花草一起歌唱  
亦虫草  
虫草同体  
就这样  
我冒犯了你们顽固的物种常识  
还生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雪藏茫茫群山之间

## 雪豹

以星光和雪光辉映的微光为灯光  
活在自我  
来回的孤独路上

## 喜马拉雅

一只鸟黑的蚂蚁  
终究未能登上你  
雪白的额头

## 高原湖泊

这些悬挂在高原深眼窝里的  
硕大水滴  
一般都是咸涩的

## 沙漠

太阳风吹干了的词语死灰  
无话可说  
绝对沉默

## 红柳

太阳之心点燃的抒情之火  
荒原之手擎举的猎猎旗帜  
我言说,我存在  
我梦想,我燎原  
我,是这里天賦异禀  
啸傲千秋的灼灼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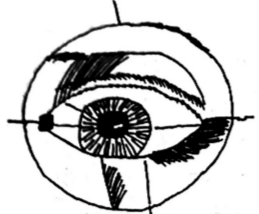
## 盐湖

古大海退去之后  
狡黠的水逃逸殆尽  
只留下这浓稠似血  
死而不亡海的精魂



曹有云

曹有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湖》副主编。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研班学员。著有诗集《时间之花》《边缘的琴》《高地大风》《心灵的织锦》等。在《诗刊》《民族文学》《十月》《北京文学》《作品》《作家》《天涯》《星星》《绿风》等期刊发表大量诗歌作品,入选多种年度诗歌选本。诗集曾入选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曾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二届中国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奖新人奖、《民族文学》年度奖、《芳草》汉语诗歌双十年十佳等文学奖项。



特别关注

编者的话

“我这样扞摸辨识你慧思独运的诗章,  
密不透风的文字因生命介入而是心灵的织锦。”

——昌耀《我这样扞摸辨识你慧思独运的诗章》

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曹有云是诗人昌耀的拥趸之一,因为受昌耀《我这样扞摸辨识你慧

张炜

## 无可限量的西部歌手

——《心灵的织锦》序

我们知道,自古至今,诗人产量最大的诗行往往具有日记属性,即以之记录所见所感,临场发挥或事后追忆,感慨无尽,留下一叠叠生活的存根簿。它们繁多斑驳,足够丰赡。强烈的个性甚至迷离忘言,是诗日记与散文笔录的区别。情绪飘游,过时不候,到站下车,此为诗笔,也只有诗人自己才能在日后翻阅中联想和连续。这样的诗作,常常为一些大诗人所为。

只有本质上的诗人,才会有许多大放异彩的诗日记。有云这部诗集中,此类占据很大篇幅,且每有精湛之作。精神的游走天外,异思的偶闪不羁,与记事混于一掺于内,是产生妙语奇想的机缘。

这些诗句与刻意构图尚有区别。这里不是周备与否和形制之别,而是神采与气质之别。重事重时或重意重情,费解晦涩或隽永纯正,二者交替出现,不分伯仲。长诗少见,短章居多,却未有堆积零碎感。一般诗人以“创作丰富而自乐”的情形,被有云以优秀诗人的矜持和庄敬,悉数回避。这需要个体的才情与卓异。有灵感而不轻掷,有野心而不放纵,始终保持一种收敛的张力。不然,华美即不长久,锐气也很快羸弱。这些,在他这里都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与恪守。

给人另一印象的,还有诗人对话之广泛、神交之宽广。古今中外,凡卓越的歌者,他多能心接神会,与之遥唱一二。这说明他的视野开阔精纯,善言自尊,不轻浮不追风,多以神遇而不以目仰。

自由诗的路径蜿蜒至今,已令诗人们颇费心思。从本集中的句式,以及师从,同样透出诸多消息。一些句子有古律风,另一些则有译韵。他并未简单从现代东方的急切趣味,没有脱入入欧的响应,没有立于十字路口的久久彷徨。更多的,还是在高原厉风中迎面放歌,用粗音大喉,体现出某种西北的生猛。我们期待诗人硬踩一条路经,自行而去,不求一时之圆熟修葺,追赶自我生命真

象,以心求字,以志布文,始终保持少见的率性和生力。

的确,我们不做事追时逐新之宠儿,唯缺倔强深情之独创。有云的高原之诗音调既定,豪唱也就大有可期。

我生于东部,故向往西部。那是一片片高耸僻冷之地,异人多存。其实网络时代到处炽热,彼地早已不是概念之土。但我仍十分羡慕那里的风气,这不单是地理特质,而是美学意义。那种不可企及的清冽果敢的气概,让我多有猜想。

我们或者希望这些诗行中出现更多滑润和曼妙,其实是多余的。除了鱼与熊掌之虑,还有其美。真正的茁壮,时代的强悍,才是不可替代的美。

那何谓诗中的盐呢?我想/那春雪一样暗自涌动的情感/那星空一样深邃无尽的思想/那石破天惊,出神入化的想象力/那如创世命名万物之时,雷霆万钧的语言风暴/可能就是诗中的盐

《《盐》》

亲爱的/我们多么幸运/举首之劳/就能看见这么多的星星缀满苍穹

《《星星》》

这些诗句都是力与思并存的。概念的力量激活之后,大词自行破掉了。他想在重新感受中组合与再造。他是成功的。如果离这些概念再逼远一些,绕行一些,又会怎样?那或太过偏僻?作为一个不自觉中呼应内地的歌者,他的声音激越粗豪,这正是其感人之处。

东部沿海如我生长之地,多水多雾多湿,所以更愿厮覓干爽豪迈之歌。我愿有一种声音能够刺破雾霭,如光前投射万里。

有云在那片奇珍的土地上守望,记录,舒展,给厌烦的靡靡之音和熟悉的哼唧送来一掌。所拍处尘土飞扬,迎面呛鼻。

愿他的力量再大些,再无畏些。

林春泉

## 超自然属性与精神图腾的原始驱动

——简说曹有云诗集《心灵的织锦》的精神世界

篇幅精短、趣味横生的金玉振之作,而这部《心灵的织锦》,可谓既拥有翻空出奇的风格,又涵盖独出机杼的内蕴,不但对万物呈现出宏大的“主观思考”,那一层悲悯底色还让他的诗作一直逃不开对生命不同切度的深层揭示,对广阔经纬之上某些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同时,他会巧妙通过叙事模式的嬗变、修辞方法的顺矩等作为自身精神图腾的原始驱动力,来推动大自然的表象背面所隐藏的生命体验。比如诗集内直接体现“生命失去”的诗就有四首,他在《彩色通讯录》中写到“一位久久未晤面,远方的朋友去世了/今天遗体火化”。有云心灵肯定是痛苦的,但他又把痛苦转化为对逝者的祝福,因而他写到“想象着她将从一股青烟和一把灰中升入吉祥天堂”;他在《轻与重》中写到“三个月/我参加了两个葬礼/一位火葬/一位土葬”。无论哪一种葬法,有云诗儿都把这些人深深埋在心里,在一遍遍痛苦,让他们的血肉之躯在心里一次又一次活过来。

突然想起一句话:“我们迫切需要一批可亲、可爱、可爱的国家文化符号,来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这是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舒勇说的。我没到过高原,但我从有云诗儿的诗中读出了各式各样的文化符号和不一样的高原故事,处处凸显着他的文学自觉意识。在他的诗里,每一首诗都溶解着一个符号,每一首诗都有生命坐标,华丽的语言技巧不再是负载诗歌创作的重要工具,想

象力和内在超自然属性的交锋成为了他作品中“异质混成”的书写事实,让诗里的某些生命体像得到了更多可能的拓展。比如他写藏狐、野牦牛、草原狼、旱獭、藏羚羊、鹰、雪豹、戈壁等等,这些构筑了他诗歌的基本元素。所以他的诗歌是天然的、没有化工反应的、没有添加剂的,是人文关怀深入自然精神的高度体现,且达到了大多诗人从未涉足过的“纯美”场域。

如《雪线》这首诗:“撤退,再撤退/上升,再上升/是要飘到天上吗/这顽强的生命之线/这脆弱的生存底线”。诗人心中有蓝天,恰恰是这样的空旷,让生命个体产生了压抑和排斥机制,内心潜意识的恐惧成为诗人某种意志捍卫在灵魂深层的反思。这样的诗其实是积极的,是震撼的,是精神家园的再度构建。毕竟随着新时代发展,我们必须远离一些过去,迎接更美好的未来。“精神家园”也应该在重塑中得到永存。

这部《心灵的织锦》对生命、诗歌艺术都秉持了诚挚和坚韧,勾勒出不染尘埃的纯净,那些安静的词语生出火焰,在“超自然属性”中,爆燃成璀璨的烟火。其诗句中自然流露出的意向,有心灵的不断抵达和超越,达到人文精神的完整统一,让读者的精神世界和诗人在一个维度高度重叠。就像我们第一次相见一样,没有寒暄,相互燃起一颗烟,慢慢长谈,就像认识了半生,在诗中赤裸裸相见。

曹有云

## 心灵的织锦 生活的馈赠

——《心灵的织锦》创作后记

进而命名一本坠地临盆,重新开嗓吟唱的簇新诗集,以表达我对大诗人再次的辨识、确认、敬重与追怀,表达对诗歌这一长青新老手工艺的体认理解,以及美好期待与无限敬畏。

无独有偶,后来我又在法国诗人伊夫·博纳富瓦诗集《弯曲的船板》(人民文学出版社,秦三谢译)诗作《一个声音》中读到这样的诗句:“这一切,我的朋友,活着是编织:/昨日,织我们的幻象;/明天,织我们的影子。”译者在注解中说:“编织”,在这里也可理解为一种“创造”。如此看来,无论中西,在诗人们看来,“活着就是编织”,就是创造;写诗更是“编织”,更是一种独出心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运思创造!

诗集《心灵的织锦》收录我近几年创作发表的诗歌作品百余首。大多来自对日常生活琐碎的思悟感发,构成了诗集的主体部分。这也从一个小侧面再次印证了文学来源于生活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其间也有少数作品来自于阅读体验,来自一幅画一帧相片;来自于一首歌,一段熟悉或陌生的旋律瞬间的打动和唤醒。甚至来自于一阵莫名的情绪,来自于一份乱无绪而又刻骨铭心的梦,不一而足。但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无论动静顺逆,阴晴圆缺,喜怒哀乐,还是读书明德,静思倾听,梦幻追忆,这一切都是生活,都是诗灵感鲜活不竭的源头活水。一言以蔽之,其所所得者皆为岁月与生活慷慨的馈赠。

身在大高原,所谓站的高,看的远。站在离天最近的土地上,举头星辰,放眼大海,足力不可及之地,则目力可及,目力不可及之处,则心力可及,目力心力所及,则一并化为笔力,造就了曹有云诗歌视野的开阔大开。要是变身成为“云”呢,青海长风,攒聚于天际,涌动于雪峰,静谧时,如根植于厚壤,沉稳而沉郁,风行时,漫天缭绕,幻变无常,一如大高原的日常景象。

先是格尔木,后是德令哈,再是西宁,这些诞生诗歌的地方,都让曹有云赶上了,在格尔木起步,在德令哈跋涉,在西宁跑步,曹有云完成了在诗歌上的三步走。诗歌创作与诗意图景,与大高原的兴云作雨过程好有一比。大风起兮,山摇地动,气势虽磅礴,却不碍阳光普照,黑云压城,雷鸣天宇,哪一朵是雨做的云,还在似与不似之间,到了大雨滂沱,天河倾泻之时,方才恍然惊觉,那风,那云,那雨,一气呵成,了无挂碍。

曹有云诗歌中,有着太多的大高原元素,从天空到草地,从雪山到湖泊,从野牦牛到虫草,这不是流离过客或过路客眼中的大高原风物,只有安身立命于大高原的诗人,才会在大高原痛并快乐着,奔跑并安居着,欢歌并呻吟着。但大高原从来都是开放式的,接纳着并散发着,坚守着并奋进着,仰望并俯视着。《心灵的织锦》甫一开卷,便展现了作者用力打破自身局限的诗歌野心,地域的局限,阅读视野的局限,生命半径的局限,种种局限只有借助他山之石以克服之,这是一种诗歌自觉,更是一种文化自觉,将目光自觉地投射于大高原之外,获得见识后,将目光自觉地收拢于大高原深处,去粗取精,优胜劣汰,尽可能夯实自己的诗歌根基。

“高原物语”无异于对写作者身份的一种明确宣示,我在大高原,我是身在大高原的写作者,我为大高原写作。而且,如果不以“狂狷”为不敬不逊,那么,为大高原代言也未为不可。大高原的种种气象物象和事象,就明明白白摆放在高天之下高地之上,像是博物馆的展品一样,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看见,但这种景象后面是“人”,真实的生活在大高原的人,为大高原奉献真实心声的大高原诗人。也因此,曹有云的诗歌真正称得上大高原诗人“心灵的织锦”。不仅如此,大高原并非世世独立的一片高地,大高原从来都是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作为坚守在大高原的诗人,人在大高原,心存大世界,这也是大高原诗人的宿命和使命,曹有云在自己的诗歌中,也时时在展现着这一情怀,一方面,努力使得“高原物语”幻变为“大众物语”,另一方面,又张开臂膀,尽可能将“大众物语”引入“高原物语”中,从而让“高原物语”成为“大众物语”,也让自己的诗歌语言丰富起来。

无论怎么说,曹有云都属于大高原的诗人,无论怎么说,曹有云都是通过诗歌的步履走出大高原的诗人,也无论怎么说,曹有云以他的众多诗篇,为人们贡献了“别是一家”(李清照语)的对大高原的诗写方式。

昌耀说:创作的跨越不只是一个艺术鉴赏的渐进过程,更决定于思想境界、对生存内在体悟渐趋于老到的过程,一切的乔装打扮均无济于事。如此看来,道路依旧漫漫其修也远,吾辈还得上下求索攀越。也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跨越,才能成熟,才能抵达。

每一个有雄心抱负的诗人在内心都有着对“理想的诗歌”或者“理想的诗人”的深沉期许。我们所有的书写便是向着这一“期许”的长途跋涉。显然,包括《心灵的织锦》在内近年来创作出版的几部诗歌集绝非是“理想的诗歌”,我也绝非“理想的诗人”,一切还显稚嫩,还显单薄弱小。但毫无疑问,我们一直都在路上,都在锲而不舍,持续不止的行进中。正如茅盾文学奖得主、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张炜老师在写给我诗集的诗言中所期待的:愿他的力量再大些,再无畏些。对此我定当铭记于心,勉力落之于笔。立身苍茫高原,向着远处更远处凛然耸立的雪峰高峰,奋力攀升再攀升,超越再超越,争取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马步升

别是一家曹有云

曹有云